

上海野狐禅

畸笔叟——著

「淘糗糊」不流行已经多年，取而代之的是东北方言「忽悠」。这倒不碍。我痛惜的是，上海话从此再也没有生发出新的流行语来。这也再次证明，任何一种方言要保持活力，只有这个地方最具活力的年龄层都来习说这种方言，智慧的相互碰撞，才能迸出火花来。光靠一群老年人无力地「淘淘糗糊」，是万万不行的。

窺見
讀城系列

上海野狐禪

畸筆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野狐禅/畸笔叟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5. 5
(观)

ISBN 978 - 7 - 5535 - 0372 - 1

I. ①上… II. ①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178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美术编辑

汤 靖

封面设计

胡斌设计工作室

书名

上海野狐禅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 号

网址: www.cshwh.com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一版 201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5535 - 0372 - 1/G · 056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4366274

自序

野狐禅,在禅宗里、在上海话里,都有不正宗的意思。其实,正宗与不正宗,都是人为划分的。比如国语官话与方言,又比如方言中的官话与它的俗语、俚语和隐语切口。窃以为不然。且不去讨论谁为谁之源,单就其色彩和活力而言,也总是后者胜出。

惜乎多少年来,方言及其俗语、俚语和隐语切口一直在口头传播,很少有人记录,也很难记录,因此有的失传,有的濒危,有的以讹传讹,终致完全走样。

市民生活方式也是这个态势。

所幸近两年怀旧风再起,述著繁多,我便也来凑个热闹。我写不了那些“正宗”的,只好写些“不正宗”的,无以名之,遂名“野狐禅”。

顺便感谢金莹的举荐,黄慧鸣的玉成,以及十年来在网上不断鼓励我写上海的朋友们。

2015年4月

多样禅

敬语的式微	003
雅糯嗲娇哪儿去了	007
令人喷饭的洋泾浜	010
海派小“撮掐”	013
张爱玲的沪语思维	015

规矩禅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再会	019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坐法	022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看茶	025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宽衣	028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求人	031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择时	034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攀谈	038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搅花福禄”	042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做女宾	045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摆桌头	047
老早哪能过年	050
老早结婚哪能“开条斧”	054
老早哪能“打相打”	056

切口禅

我来写写切口	065
--------	-----

“模子”小考	068
沪语之钞票切口	072
“车垃三”小考	077
“野鸡”小考	083
“陲陲”啥意思	086
“戳那”小考	089
“咬肫”还是“熬肫”	093
“肫”字切口大全	095
“淘糰糊”：最后的上海切口	097

吃相禅

“骨盆”还是“搁盆”	103
劈兰雅聚	107
上海西菜三个大	110
“老逸客”白相“小散乱”	111
吃别人家的出汗	115
醉酒的三条标准	117

吃福禅

阳春面	121
阿王炒年糕	124
逐落羹	125
“饭塌头”及其他	127
“金边碗盏象牙筷”及其他	131

俗语禅

吃素碰着月大	137
大舞台对过	139
轧出老娘有饭吃	142
骨头轻、轻骨头	144
要死快了	146
“开年礼拜九”及其他	149
“机关枪打棉花毯”及其他	153
“大大不大大”及其他	157

俗字禅

“赵”还是“嘲”	163
“噉”还是“余”	165
“借一借”小议	166
“小转弯”、“大转弯”	169
“打横”小考	172
“垫刀头”小考	176
“棺材”小考	178
“眼眼调”还是“眼眼叫”	181
拖·多·破·磨·露	183
“撮掐”及其他	186
“挨”与“花”	189

濒危禅

笃笃笃，卖糖粥	193
---------	-----

香蕉苹果马铃铛	200
沪上俚语三字经	206
“譬也不譬”及其他	209
吃洋粳米发啥个糯米粳	214

寻根禅

根在江南的俚语	219
根在弄堂的俚语	223
源于习俗的俚语	227
源于租界的俚语	230

多样禅

上海野狐禅

敬语的式微

雅糯嗲娇哪儿去了

令人喷饭的洋泾浜

海派小『撮掐』

张爱玲的沪语思维

炎的摊位上去吃。众所周知，麻辣烫是姑娘们的最爱。果然，同是两位上海姑娘。老板娘四十开外了，老上海，所以找钞票时，爷叔——标准上海叫品（叫法）。一旁的两位姑娘听见后，餐桌上议论起来。『老怪，咽诺，叫伊爷叔。』『迭咽还算好咽，上勒晦一只摊头上买物事，那女的叫我阿姨！』另一个姑娘迫不得已插嘴，『我心想，嗤，我有哂老啊！』哼！我明明看中了伊的偏不买！别转屁股走人。』『对，气煞伊！』『哈哈！』我欲休。想起报上曾多次惊呼上海小孩不会说上海话了，此又一例。正是不想说，连听上海话也听不懂了。比如怎么招呼陌生人。所知，上海的老规矩是要『叫大两辈』。这是上海开埠一百七十年，苏浙沪一带近几百年未曾变过的约定俗成。比如，老板娘也能故那个古老的阿夷，也就是实际上大地一輩。那按正常

敬语的式微

天有点冷，我决定午餐吃西安凉皮加麻辣烫。

当然是把凉皮买到麻辣烫的摊位上去吃。

众所周知，麻辣烫是姑娘们的最爱，果然，同桌的是两位上海姑娘。

老板娘四十开外了，老上海，所以找钞票时叫我“爷叔”——标准上海叫品（叫法）。

一旁的两位姑娘听见后，便在餐桌上议论起来。

“老怪侬喏，叫伊爷叔。”

“迭侬还算好侬，上次我勒嗨一只摊头上买物事，那女的叫我阿姨！”另一个姑娘迫不及待地插嘴，“我心想，嗤，我有哢老啊！哼！我明明看中了伊的物事，偏不买！别转屁股走人。”

“对，气煞伊！”

“哈哈！”

我欲语还休。

想起报上曾多次惊呼上海小孩不会说上海话了，此又一例。

岂止是不会说，连听上海话也听不懂了。

比如怎么招呼陌生人。

据我所知，上海的老规矩是要“叫大两辈”。

这是上海开埠一百七十多年，苏浙沪一带近几百年未曾变过的约定俗成。

比如，老板娘打量着她能做那个姑娘的阿姨，也就是实际上大她一辈。

那按正常辈分叫,应该叫伊“外甥女”,“叫大一辈”是叫“妹妹”,“叫大两辈”当然是叫“阿姨”了。蛮准足,一点也没有要把人叫老的意思。

如果那老板娘的年纪可以当她外婆了,一般就会叫她“妹妹”了。

叫“妹妹”,伊就不会“翻矛枪”,但其实还是没听懂。

我从小无数次看着我外婆冲着和我一样大的小屁孩叫“弟弟”,也是因为,按辈分应叫“外孙”,“叫大一辈”是叫“外甥”,“叫大两辈”当然是叫“弟弟”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板娘叫我“爷叔”岂不还没到位?

她按辈分应叫我“阿哥”,那“叫大一辈”就已经是“爷叔”了,“叫大两辈”的话,上海话要叫“老爹”了。

嗤,我有哿老啊?

很可能她是另一种客气,即把我看得实际上小她一辈,才叫我“爷叔”的亦未可知。

真是这样的话,我岂不要开心得骨头没有四两重了?

嗤,我有哿嫩啊!

儿时我是认真地请教过外婆的,问,为什么要“叫大两辈”呢?外婆只是告诉我,不这样叫,你问路,别人不告诉你。好严重!

“叫大两辈”只是敬语的一种。

老底子可是全套的:

见人先说“久仰久仰”;

问名字要说“请教尊姓大名”;

问年龄要说“老先生(或老太太)今年高寿?”或“贵庚”;

问住址要说“府上是——”;

借火点烟还得说“借光”。

齐备得很。

现在都逐渐消失了。

敬语其实是世界各国语言的通例。

英语里的称呼有 polite 和 impolite 之分, would you 与 will you 是大有区别的。

日语就更讲究了。

细细想来,上海敬语的解构主要在上世纪 70 年代。

很多不懂上海滩老规矩的“文革新贵”们找到了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阿拉大老粗,没啥文化的,只会直来直去,客气不来的。”

真是又大又老又粗,居然就这么颠覆了敬语。

取而代之的是粗俗不堪的市井语言。

所以,现在市面上淑女难觅,语言先就过不了关。

当然温文尔雅的绅士,也一样难觅的。

其实,只要不为了称呼而吵起来,或无法沟通,叫什么真也无所谓,符号而已。

但又出现了另一种怪现象,就是不敬别人敬自己了。

如若不信,请看事实:

手机时代嘛,有时不想偷听别人的通话也难。

商场里、地铁里、办公楼里,人家很大方地公开讲电话,你再不听,似乎就是你的不是了。

我经常听到的有:

“我就是王先生呀!”

“我就是伊夫人呀!”

除了欲语还休,我还是欲语还休。

最要命是语言传播机构——电台电视台。

京沪两地的交通台都有交警部门的“路况通报”节目,开始语也十分相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警中队的×警官——”

先生、夫人、警官,这些也都是可以自称的么?

我拼命搜寻记忆,看是不是“古已有之”。

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一例。

对!土匪山大王之流,开口也都是“老子老子”的,至少叫大自己一辈,也是很敬自己的啊!

雅糯嗲娇哪儿去了

有朋友说，现在很多上海女人说话没以前好听了。

我说，愿闻其详。

他就说，既不雅也不糯，既不嗲也不娇，好像有点不大珍惜自己的女性特点。

说得真好。

我早就想发发这方面的感慨了，一直没找到切入口。

今天终于找到了。

如他所言，以前老上海话果然是有着明显的性别特征的。

喉咙有粗有细，声线有高有低，但是在弄堂里，在小菜场，在车间里，老远就可分辨出那是男子在讲话，还是女子在讲话。

决计不会弄错，亦不会因此而闹笑话。

其他江南方言亦然。

要做到“雅糯嗲娇”俱全，自然属于上了境界的。

但在老底子，不仅大家闺秀，一般小家碧玉也还是做得到的。

她们最最兴奋时表示是：“真啲啊，乃我夜里还晒得着啦。”

她们最春心难耐时也只是：“帮么我去了噢，人家等了要急煞啲。”

当面赞美她们几句，则：“勠讲哉，勠讲哉，阿要难为情煞啲。”

她们最最愤怒时也只是：“哦唷，人哪能可以迭能啲啦——”

拖腔依旧。

现在几近绝迹。

那时，即便是市井出身的女子，也至多说得稍微直白些，表达更奔

放些,如此而已。

有些词语,女子是坚决不出口的,如粗口,如切口。

实在绕不过去,也要改头换面。

比如,不说“老阮”(见本书《“阮”字切口大全》一文),而只说“老魁”或“老龄”。

连“依寻死啊”这样的话都不舍得轻易说出口,就怕落了粗相。

男子也有些词语坚决不说。

如“十三点”、“神经病”、“嗲弗煞”,怕失之于娘娘腔。

连“我勳呀”这样的话也不说,一定要干脆地说“勳”或“我勳”,“呀”字是坚决不能跟出来的。

在弄堂里,说这个女人会很“寻相骂”,绝不是羡慕强势,而是鄙视粗鲁。

宁波人欢喜将做事快、走路快、讲话快的女子称为“三快阿姐”,那也不是什么美称,只比骂人好一点点。

只有“伊弗太响咽”,是在赞美女子的娴静。

那样多好!可惜不再。

忍不住要说两句大道理。

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不光说的大自然。

人类亦如此,社会亦如此。

是苍天对多样化、丰富性的容忍,人类才可能从其他生物中脱颖而出,经过几亿年的自由竞争后成为最有智慧的物种。

语言也一样,是多样化、丰富性的典型。

不但可以分语种,分方言,三十里地一个样,还可细分出男女。

这才是语言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开始很愚蠢地独尊普通话,甚至不让幼儿园的小孩回家说方言,大有不灭绝方言誓不罢休之势。

与这个大趋势相比,语言的性别特征简直不值一提了。

北方方言有没有性别特征我没研究,我只知道普通话是没有性别特征的。

以前广播里曾用记录速度播送天气预报,就已雌雄难辨。

后来的电视新闻联播,不管读报告还是读讣告,亦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我特别可惜那些在电视里吃开口饭的女主持人,她们的语言已经完全男性化了,除了喉结没法长出。

她们平日里也已经这样,语言性格已经板结。

若是有一天,她们突然发起嗲来,男人多半会当场吓晕,不死也疯。

江南方言亦未可乐观。

“文革”以降,有一面挡箭牌一直万试万灵:

“弗好意思,阿拉是大老粗,闲话讲弗大来。”

于是,上海闲话被这些大老粗们改造得又大又老又粗,万劫不复!

在棋牌室、在小商品市场、在广场舞圈子里,上海老女人讲粗口,骂戳那,就像染头发画眉毛一样,成了一种唯恐追不上的时尚。

她们甚至像男流氓一样在所谓的闺蜜之间推推搡搡,卡头颈、拌case、抬脚踢,完全胡天野地。

“雅糯嗲娇”去哪儿了?

口语已沦陷,文字呢?

到哪里去找张爱玲、苏青那样的女性文字美呢?

也沦陷了。

呜呼!